

*Classical Music*

音乐散文丛书

张长

另 一 种 阳 光



音乐散文丛书

# 另一种阳光

张长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种阳光/张长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8

(音乐散文丛书)

ISBN 7-5434-4347-3

I. 另...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0054 号

书 名 **另一种阳光**

作 者 张 长

责任编辑 孟保青

装帧设计 慈立群

---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625

字 数 112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47-3/I·618

定 价 8.4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总序

在当今林林总总的出版物中，有关音乐的书籍日渐其多，作家所特别撰写的音乐散文也日渐其多，成为了一道别样的风景。这当然是好事，爱乐者的增多，说明在物质社会的挤压下，人们除了热衷于附庸风雅之外，更有一种对于精神和心灵抚慰的渴望。音乐，尤其是经历了时光筛选和考验的古典音乐，自始自终保持着原有的纯正和清澈，给我们以永恒的安慰。在音乐的面前，人，才可以和音乐一起透明。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的几位作家，本身就是爱乐者。因此，写作不是目的，爱乐才是出发点。美好的旋律弥漫在字里行间，使得散文多了一种色彩。在音乐史中，音乐家得益于文学的多的是，一部《浮士德》或《佩利亚斯和梅丽桑德》，曾演绎出多少风格不同的音乐。同样，这里的音乐散文，得益于音乐给予作家的滋养。

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各种门类是可以相互借鉴、彼此营养的。但就其文学和音乐而言，两者的差别是极大的。七彩音符，有时远胜于众多文字所形成的

千军万马。差别之一在于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相比较要比音乐简单得多，语言是人天生和普遍的功能，而音乐是少数的天才。法国哲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在语言中寻求的是智性，音乐则相反，音乐首先是为了听觉，然后满足于精神。差别之二在于语言的局限性，人们不能听懂所有的语言，但人们可以听得懂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音乐，为所有美好的音乐所感动。十八世纪一位叫做夏巴依的小提琴手曾经专门为蜘蛛和淤泥中的小鱼拉过小提琴，发现即使是这些微小的动物也会为音乐而产生感觉。

这套音乐散文丛书，不是以自己语言的有限来挑战音乐的无限，只是写出自己对于音乐的一份感觉。这份感觉，不属于音乐家，不属于音乐史，不属于音乐词典的介绍，不属于乐器或配器的机械配置，不属于CD唱盘或音响功放的品牌和效果……只属于我们自己听音乐时掠过心里那瞬间的涟漪。好的音乐和好的散文，一样都是从属于心灵的。

这套主要谈古典音乐的散文丛书，只是一次尝试。如果可能，我们还想再编一套有关流行音乐的散文丛书。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文字中、更在我们所共同喜欢的音乐中得以相逢。

肖复兴

2000年4月4日清明于北京

# 目 录

自序 .....	(1)
两个少女 .....	(5)
两种月光 .....	(9)
两只天鹅 .....	(14)
两只云雀 .....	(18)
回归的寂寞 .....	(23)
小路 .....	(28)
音乐 .....	(32)
卡拉“OK” .....	(37)
不妨先听小狗叫 .....	(40)
竹楼上的舒伯特 .....	(45)
生命的最佳状态 .....	(49)
瞬间即逝 .....	(54)
欢乐中的悲哀 .....	(58)
麦斯基和他的“妻子” .....	(62)
爱尼山听歌 .....	(66)

在水波上	(71)
学会幽默	(76)
我听《希伯来祷歌》	(80)
“即兴”与“幻想”	(84)
夜深沉	(88)
远去的船	(93)
静美的秋叶	(97)
最初和最后的杜鹃	(102)
英雄的柔情	(107)
说命运,道《命运》	(113)
听《田园》,思田园	(119)
近距回眸	(126)
怀念童话	(132)
石青	(137)
我的三个故乡	(144)
真情永远	(149)
人生与现实的音乐诠释	(154)
四季人生	(161)
另一种阳光	(166)
休止中永生	(171)



## 自序

当你打开这本写音乐的散文，我要告诉你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并不懂音乐，我只是喜欢音乐。

从专业角度看这本书，无疑是很浅薄的。它只是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听乐感受和对音乐的一般见解。

但它又是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写的关于音乐的散文和随笔，沾了一点文字表述上的便宜——起码比较真实、准确地表达了我发端于音乐的一些人生感悟。

这些文章可以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感情色彩较浓的，如《最初和最后的杜鹃》、《爱尼山听歌》、《我的三个故乡》等等，当属于抒情散文一类。有的音乐只是个引子，主要写人、写景，当归到记叙散文，如《石青》、《在水波上》。更多的是既抒情、又叙事，还夹议论，虽东拉西扯，却始终围绕着音乐表达了作者对生命、自然、社会的思考。我很想把它写成既富情趣，又有理趣的“音乐随笔”。广义而言，随笔仍属散文。我在实践中却一直感到一篇真正的随笔远比通常说的

抒情散文、记叙散文难写得多。因为随笔要压缩更多的情感信息量和知识信息量，而这就需要作家的思想底蕴和全方位的知识。我恐怕未必能写好，见笑于方家，权当和爱乐者和文学爱好者聊天吧。

古今中外，人类都离不开音乐。孤独的牧羊人要吹牧笛以排遣寂寞，拉纤的纤夫要喊号子以增添干劲，今天的年轻人要蹦迪，要摇滚，要唱流行歌。就连“左”嗓子的官员，声如驴鸣的大款，也要拥着小姐在卡拉“OK”厅里高歌一曲：“深深的一个吻……”

你能说这就算喜欢音乐吗？

无疑，音乐包括这些。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也是这些。凡事物，能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音乐爱好者，首先必须具有一种纯正的审美趣味。这一点，不是那种流行快、更新换代也快，有如一次性商品的通俗歌曲、摇滚乐所能培养的。我不反对有些人的这种爱好。只想说，你如果要做个真正的爱乐者，就必须懂一点经过时间检验的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和管弦乐——特别是西方古典音乐。这种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就是先唱王洛宾的歌，后唱外国歌（现在年轻人喜欢唱英语流行歌）再听器乐小品，最后才达到能欣赏交响乐的水平。读者可以从《小路》、《回归的寂寞》、《两只天鹅》诸篇中看出我是怎样起步的。今天到什么水平呢？这不像一道数学题那样回答得一目了然。我只能说，当初轰轰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声音，现在已经能激起我如潮的情感了。

听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田园》，我感到自己置身在

林木葱茏、溪水潺潺的山野里，脑子鲜活得像沾满了露水，一种“天人合一”的舒适感流布全身。

莫扎特《C大调长笛竖琴协奏曲》，带来的又是一片金色的阳光，温暖，明亮。再灰暗的心情也会一扫而空，会马上想迎着光明向前走，想马上就开始工作。

布鲁赫的《希伯来祷歌》很短，那一声声发自心灵的祈祷和忏悔，不由得使听的人也要扪心自问：我是否也做了什么有悖良知的事？是否问心有愧？

如果躁动不安，心灵受创，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听听肖邦的一组夜曲。那柔润的琴声如水般滋润着焦灼的心田，温柔地抚慰受创的心，常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泪流满面。

便是有“死亡音乐”之称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也会给人以正视“死”的勇气，学会坦然地接受这一自然规律……

人类这些光辉灿烂的精神瑰宝之所以在几百年之后仍然放出耀眼的光芒，正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人类共有的良知：即真、善、美。它在听众中激发的是人性中那些健康的情感，而不是人的原始冲动、疯狂和暴力。别小看音乐经心理而影响社会的巨大效应，正如王安石所说，是（“迁染民志，关之盛衰”）的。在我们为生存竞争，为钱、权、性而使小脑反应越来越发达，大脑思维越来越迟钝的时候，在社会上充斥着伪劣产品和伪劣人品的时候，在我们的心灵蒙上一层尘垢的时候，学会听听这些发自伟大作曲家内心的真诚的声音，也许对我们的心灵是一次涤荡，洗掉那层肮脏的外壳，恢复它原有的柔嫩。

在我生活中受挫时，我就是从这些作品中得到抚慰和鼓舞的。便是在这本书即将脱稿之际，如果不是友情、亲情和这些音乐给予我力量，我很难完成最后的冲刺。特别是莫扎特的音乐，德沃夏克说“莫扎特就是阳光”。我要说，这些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于我就是另一种阳光。它常温暖我，照亮我，抚慰我，净化我。

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精神文明的需求也向高层次发展。城市里卡拉OK厅的逐渐衰落和高雅文艺方兴未艾证明了这一点。这套音乐散文的策划者、编者、出版者以敬业的精神和敏锐的眼光率先推出这套音乐散文，为精神文明建设做了件好事，相信会受到读者称道的。

作为这套书的作者之一，可以说没有这次督促，就没有这本书，没有这次收获。就允许我把这首心灵的歌献给那些关心和支持我的亲人、朋友和所有的爱乐者。

是为序。

张 长

2000年3月27日

于昆明翠湖畔



## 两个少女

随着学钢琴的孩子越来越多，贝多芬的通俗钢琴曲《致艾丽丝》或《献给艾丽丝》已经成了很多孩子的钢琴必修课。家长们会因自己的孩子在客人面前流畅地奏出一曲《致艾丽丝》而深感骄傲。音乐中这个可爱的德国少女也因之走入了千家万户。

可艾丽丝是谁？她长得什么样子？是否确有其人？肯定者说：有这个人。因为 1867 年发现贝多芬这曲钢琴小品的手稿时，上面明明写着：

“为艾丽丝而作。1810 年 4 月 27 日。贝多芬”

否定者认为，不排除手稿上的字是后人加上去的。因为研究贝多芬的专家遍查有关资料，当时贝多芬周围就没有这个叫“艾丽丝”的少女，倒是有一个叫苔莱塞·玛尔法苔依的十七岁少女出现过，作品是否就献给她呢？

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曲家用音乐语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少女形象。

我第一次听这首钢琴曲到现在快四十年了。是由我的妻子弹给我听的。当时她在西双版纳州文工团工

作。难得公家有一台钢琴，“文革”前，贝多芬的作品尚未打成“封、资、修”，还可以弹。她打开琴谱，我看到标题：《致艾丽丝》。这无疑是一个外国少女的名字。接下去，随着琴声，我心目中逐渐凸现出一个少女的形象。她既不是那个金发碧眼的德国少女，也不是坐在琴凳上朴实、内向的我当时的未婚妻，更不是那种大胆泼辣的姑娘。而是一个年纪还要小一点，还有点孩子气的女孩。

也许因为我经常下乡，更熟悉傣家姑娘，我第一次听这曲子时眼前出现的居然是我与之“三同”<sup>①</sup>的生产队长的女儿。她叫伊香，十六岁，天真烂漫而又单纯美丽，并且非常勤劳。插秧、割谷、汲水、喂猪……从农活到家务全会。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成天在竹楼上忽上忽下的匆忙身影。还有，就是她银铃般的笑声。她也有不顺心的时候，那时她会坐在晒台上发一会儿愣，但很快也就过去了，她又开始叽叽喳喳地说笑起来。一开始并在后来反复出现三次的那个主题，让我感到她的那种纯洁和天真。中间部分的快速旋律，则给我一种她提着裙子的一角，用细碎的步子从竹楼上跑下来的感觉。接着似乎看见她在想心事，有点不愉快，但当乐曲结尾再现开始时的乐句时，最终又看见这纯真、靓丽的小女孩那嫣然的笑容了。

贝多芬的艾丽丝是天真、单纯而又活泼的。这其实是很多可爱女孩的共性。但就形象而言，恐怕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艾丽丝，不一定就是那个德国中产

---

① “三同”即工作队员下乡后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阶级的小姐。有人说，《致艾丽丝》是贝多芬的一幅音乐速写。我以为一但用绘画来比拟，就“定格”了，就死了，不如音乐给人更多的想像空间。

倒是绘画，却常常让我想到音乐。比如英国十八世纪著名妇女肖像画家罗姆尼（1734～1802）的《哈密尔顿小姐的祈祷》。一个美丽的少女双手合在胸前，一双虔诚的大眼睛仰视着上方，它马上就使我想起波兰女钢琴家芭达奇芙斯卡（1838～1861）的《少女的祈祷》。这位很有才华却只活了二十四岁的女钢琴家其他作品鲜为人知，但短短一曲《少女的祈祷》，从1856年发表在巴黎一家音乐杂志开始，很快就传遍了世界各地。可以肯定，今后也将奏响在所有的钢琴上——和贝多芬的《致艾丽丝》一样，这几乎是所有琴童的必修课。

三十多年前，我妻子喜欢把《致艾丽丝》和《少女的祈祷》接着弹。这两首曲子我总是同时听的，这使得我每次听就要进行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欣赏和理解能力。

我觉得《致艾丽丝》让人联想到一个单纯活泼的少女，《少女的祈祷》中的这位少女则是善良而又赤诚的。看她跪在圣母面前祷告着，仰面凝视着圣像，虔敬而略显忧伤。她也许为祈求她生病的母亲早日康复，或者为自己心底的一个秘密心愿的实现，又或许，是为一个偶然的过错在由衷地忏悔……总之，她把心中的一切毫无保留地倾诉出来了。

“圣母啊，保佑我吧……”

“主啊，饶恕我吧……”

那善良又真诚、单纯而又柔弱的少女形象，通过略显伤感而不乏柔美的缓慢旋律逼真地表现出来。乐曲的第四次变奏以快板速度出现，似乎让人感觉到少女那激动的无法诉说的起伏心潮。

赤诚而单纯可能是《少女的祈祷》的艺术风格。难怪契诃夫的名剧《三姐妹》要选用它作为配乐。契诃夫的作品时有谐谑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平易近人的。它从不花哨。他选用这首曲子太适合他一贯的朴实无华的写作手法了。

贝多芬的《致艾丽丝》和芭达奇芙斯卡的《少女的祈祷》用音乐的语言给我描绘出两个少女的形象。两者有共性，又有个性。我用两个也许不够全面的字概括：艾丽丝纯真。祈祷的少女赤诚。“诚”也是“真”，故再进一步概括则只需一个字：诚。

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总希望自己和别人都能真诚。这两首钢琴小品之所以如此感人，一曲听罢，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涤荡，清新了许多，它的光辉使一切虚假和伪善在它面前显得是那么肮脏，究其根源，难道不正是因为“天道”和“人道”，都崇尚这个“诚”字。

1999年12月9日



## 两种月光

在西方音乐中，写月光的曲子最著名的要数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和德彪西的《明月之光》。两者都简称“月光”。音乐界认为，前者是以讹传讹，而后者才是真正为月色而写的。事实如此。但近二百年来，贝多芬这首作于1801年的曲子，始终被人们称为《月光奏鸣曲》。

1801年，在完成了《 $\text{C}^{\#}$ 小调奏鸣曲》之后，喜欢给自己的作品加标题的贝多芬没有给这部作品取任何名字，只是在口头上称它为“幻想风格的奏鸣曲”。当然也就不可能把其中的第一乐章叫做“月光”什么的。他为谁“幻想”?为一个叫“朱丽叶塔伯爵夫人”的女人。贝多芬和她有过一段恋情，作品是为她而创作的。那么为什么近百年来一直称它为《月光奏鸣曲》呢?始作俑者是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勒(1790~1860)。他说，听贝多芬这首曲子，老叫他想起“瑞士琉森湖上的月光，像湖面上荡漾的小船那样的情景”。

后来的故事就编得更美丽。说是贝多芬某天晚上在维也纳散步时听到有人弹奏自己的作品，其中一段

老弹不好。敲门而入，看见一个瞎眼女孩坐在琴凳上，贝多芬深为感动，当即作了示范，当主人知道这就是他们景仰的贝多芬时，非常激动，恳求贝多芬再弹奏一曲，那瞎眼女孩说，她的哥哥是个穷鞋匠，他们没有钱买他的音乐会的昂贵门票，贝多芬马上答应了她的请求。这时窗外月光皎洁，万籁俱寂，静夜中只有风儿轻轻掠过树梢的声音。贝多芬闭上眼睛，缓缓地开始弹奏出这首他即兴创作的曲子，人们因之称它为《月光奏鸣曲》……

据说，这后一个故事是一个无名作者杜撰出来的。当时的出版商和剧院老板也懂得炒作，为了扩大作品的影响，他们努力宣传这个故事。这个乐章本身就非常美，加上这个故事，《月光奏鸣曲》就这样被认可而广为流传了。虽然此后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鲁宾斯坦试图努力纠正这种“误导”，说“在音乐上，月光要用朦胧、梦想、和平、温柔的手法来表现，而这首奏鸣曲第一乐章彻头彻尾是悲剧性的。”有人也认为加“月光”之类的标题对感受和理解这首乐曲没有助益。

我不以为然。起码对我来说是相反的。正是“月光”的标题帮助我感受到那宁静的月夜，正是那宁静的月夜又使我想得很多、很多，最终落脚到乐曲想要表达的那种隐隐的哀伤之中。

贝多芬写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时的确非常哀伤：他失聪了。对一个作曲家，有什么比失去听力更为不幸呢？1801年11月16日他在写给他的朋友威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这两年里过的是怎样孤独与悲哀的生活，你是无法想像到的：我的耳疾好像是一个幽灵，到